蜀山劍俠傳/1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四七回　光騰玉柱 貝闕獲奇珍　彩煥金章 神奴依女主

下一回▶

且說二鳳死裏逃生，一躥便逃出里許。想起逃時情急，撒手冬秀屍體，必已葬在惡魚口內。三鳳在先祇想往海心逃走，也不知她的生死存亡。心裏一痛，不禁回頭往上一看，祇見上面波濤翻滾中，有無數條白影閃動，看出是羣鯊奪食惡鬥，越猜冬秀沒有幸免之理，祇不知三鳳怎樣。正在難受，尋擇方向逃走，猛地又見頭上十多丈高下處有一人影，飄飄下沉。定睛一看，正是冬秀屍體，後面並無惡魚追下。不禁悲喜交集，忙即回身上去，接了下來。冬秀屍體既然無恙，上面魚羣所奪，便是三鳳屍體無疑。越想越傷心，心中忿怒。欲待拼命回身與三鳳報仇，一則手無寸鐵，二則上面惡魚太多，就是平常遇見，除逃避外，也是束手無策。事已至此，徒自送死無益，祇得一手拖了冬秀屍體，尋覓方向逃遁。

行沒多遠，又見一條人影，從斜刺穿梭一般飛泅過去，遠遠望去，正是三鳳，喜出望外。正待上前去，再往三鳳身後一看，後面還跟着一條兩丈長短的虎鯊，正在追逐不捨，兩下里相隔也僅十丈遠近。這條虎鯊比起適纔所遇那些大的雖小得多，若在平時，祇須有一根海蝦前爪在手當兵刃，立時可以將它除去。無奈此時姊妹二人精力用盡，彼此都成了驚弓之鳥，哪裏還敢存敵對的心思。

三鳳先時原是捨了冬秀屍體，一個斜翻，往水底穿去。當時爲首那條大魚已近二鳳，噴

起浪花水霧，將後面羣鯊目光遮住，三鳳逃得又快，本沒被這些惡魚看見。偏巧三鳳心機太巧，滿想二鳳也和她一樣無情，不顧死友，冬秀屍體勢必引起羣魚爭奪，便可乘空脫身。所以往下逃的時節，立意和冬秀屍體背道而馳。卻沒料到忙中有錯，驚慌昏亂中，祇顧斜行往下，方向卻是橫面，並未往前衝去。下沒多深，後面魚羣便已追到，互相殘殺起來。這些東西專一以強凌弱，鬥了多時，較小一點的不死即逃。內中有條小的所在位置較低，因鬥勢猛烈，一害怕，便往下面躥去。本想轉頭往回路逃走，一眼望見前面三鳳人影，不由饞吻大動。又無別的同類與它爭奪，不比適纔魚多食少，現成美食，如何肯捨，鐵鰭一揚，便往前面追來。幸而三鳳發覺還早，一看後面有魚追逐，這纔想起逃時忘了方向，連忙加緊逃遁。幾次快要追上，都仗轉折靈巧避開。一路上下翻折，逃來逃去，忽見二鳳帶了冬秀屍體在腳前橫側面往前遊行。不等近前，忙打手勢。二鳳也在此時發現了她，姊妹二人不敢會合，互相一打手勢，一個左偏，一個右偏，分頭往前逃走。後面惡魚見前面又添出兩人，貪念大熾，愈發加緊往前追趕。逃了一陣，二鳳姊妹精力早已用盡。尤其二鳳手上拉着一個冬秀屍體，更是累贅遲緩。追來追去，三鳳反倒抄出前面。那惡魚追趕三鳳不上，一見側面二鳳相隔較近，人還多着一個，便捨了三鳳，略一撥轉，朝二鳳身後追來。

二鳳這時已累得心跳頭暈，眼裏金星直冒。猛一回望，見惡魚已是越追越近，心想：「平游逃走，必被惡魚追上。祇有拼命往下潛去，祇要到底尋着有礁石的地方，便可藏躲。如今已逃出了老遠，不知下面深淺如何？」明知水越深，壓力越大，未必潛得下去。但是事已萬分危險，人到危難中，總存萬一之想。因此，拼命鼓起勇氣，將兩手插入冬秀肋下，以防前胸阻力；用手一分浪，頭一低，兩腳蹬水，亡命一般直往海底鑽去。二鳳原是一時情急，萬般無奈，反正冬秀回生無望，樂得借她屍體護胸，去抵住前胸阻力，即使她受點傷，也比一同葬身惡魚腹內強些。先以爲下去一定甚難，不料下沒十來丈，忽見下面的水直打漩渦，旋轉不休。此時因惡魚正由上往下追趕甚急，也未暇想起別的，仍是頭朝下，腳朝上，往下穿去。因這裏已逃出了紫雲宮左近深海範圍，水的壓力阻力並不甚大，卻是漩子漩得又大又急，身子一落漩中，竟不由自主，跟着漩子旋轉起來。二鳳猜定下面必是海眼，祇要漩進去，休想出來。先還拼命掙扎，甚是焦急，轉念一想：「葬在海眼之中，總比死在惡魚腹內強些。何況精力交敝，縱想逃出漩渦，也是萬萬辦不到。」立時把心一橫，索性翻轉身，抱住冬秀屍體，兩腳平伸，先緩過一口氣，死心塌地由着水力漩轉，不再掙扎，準備與冬秀同歸於盡。眼花繚亂中，猛見離身十多丈的高處，那條惡魚也撞入漩渦，跟着旋轉起來，想是知道厲害，不住翻騰轉側，似想逃出又不能夠的神氣。

二鳳被水漩得神魂顛倒，呼吸困難，死生業已置之度外。看了幾眼，越看上面魚影越真。自知無論是海眼，是惡魚，終究不免一死，便也不去理它。又被漩下十數丈，越往下，漩子越大。正以爲相隔海眼不遠，猛地想起一事：剛纔身外忽然一鬆，昏惘中恍惚已離水面，身子被人抱住似的。接着一陣天旋地轉，便已暈死過去。醒來一看，身已落地，臥在海底礁石之上。存身之處，並沒有水，周圍海水如晶牆一般，上面水雲如蓋，旋轉不已。一眼看見面前不遠，站定地震前所見的虎面龍身怪獸，靜靜地站在當地，張着大嘴，正喫幾片海藻，鼻子裏還穿着一條帶子。因爲適纔在漩渦中動念，便是想起此物，一見便知所料不差。猛又想起落下時節，兩手還抱着冬秀未放，怎地手中空空？那惡魚也不知何往，本想掙扎起身，祇是飽受驚恐，勞乏太甚，周身骨節作痛，身子如癱了一般，再也挪動不得。

這時二鳳已猜出適纔上面漩渦是怪獸分水作用。惡魚虎鯊不見，必已逃出漩渦。知道怪獸不會傷人，但盼它不要離開，祇要如那日一般，騎上它的頸項，休說不畏水中惡魚侵襲，說不定還可借它之力，迴轉紫雲宮去。想到這裏，精神一振，又打算勉強站起。身子剛一轉動，便覺骨痛如折，不由「哎呀」了一聲，重又跌倒。耳邊忽聽一聲：「二妹醒了！」聽去耳音甚熟。接着從礁石下面躥上一條人影，側目一看，來的女子竟是初鳳。穿着一身冰綃霧縠，背後斜插雙劍，依然是三年前女童模樣。祇是容光煥發，儀態萬方，項前還掛着一顆茶杯大小的明珠，彩輝瀲灩，照眼生花。二鳳心中大喜。正要開言，初鳳已到了面前，說道：「我因跟蹤靈獸到此，剛將它制伏之後，忽見前面海水中人泅影子，隨見水漩亂轉，你頭一個抱了冬秀妹妹屍體落下。我剛接着，那惡魚也落了下來。被我一劍殺死。因不見三妹同來，又有惡魚追趕，便將你和冬秀妹子屍體匆匆分開，口裏各塞了一粒丹藥。飛身上去尋找，不想她也失去知覺，誤入漩渦裏面，正往下落。我將她接了下來，與冬秀妹子屍體放在一起。連給她二人服了好幾粒仙府靈丹，雖然胸前俱有了溫意，如今尚未完全醒轉。正要再給你些靈丹服，不料你已緩醒過來。此丹是我在紫雲宮金庭玉柱底下，晝夜不離開一步，守了一年零三個月纔得到手。照仙籙上所載，凡人服了，專能起死回生，脫胎換骨。你和三妹祇是驚勞過甚，尚無妨礙。冬秀妹子不但人已氣絕，還灌滿了一肚海水，精血業已凝聚，靈丹縱有妙用，暫時恐難生效。所幸靈獸現已被我制伏，祇等將三妹救醒還陽之後，我們三人帶了她的屍首，迴轉紫雲宮去，見了金鬚奴再作計較吧。」說罷，便將二鳳扶起。

二鳳一聽金庭玉柱的寶物已經出現，初鳳既能獨擒靈獸，本領可知，不由喜出望外，身上疼痛便好了許多。急於回宮之後再行細說，當時也無暇多問。由初鳳扶抱着縱下礁石一看，果然適纔追逐自己的那一條虎鯊身首異處，橫臥在礁石海沙之內，牙齒開張，森

列如劍，通體長有二丈開外，形態甚是兇惡。若非遇見初鳳，怕不成了它口中之物。想起前事，猶覺膽寒。繞過礁石側面，有一洞穴甚是寬廣，冬秀屍體便橫在洞口外面。三鳳已經借了靈丹之力醒轉，正待掙扎起身，一眼看見兩個姊姊走來，好不悲喜交集，一縱身，便撲上前來，抱着初鳳放聲大哭。

初鳳道：「都是你們當初不聽我勸，纔有今日。我如晚來一步，焉有你三人命在？如今宮中異寶靈藥全都發現。又在無心中收了一個金鬚奴，他不但精通道法，更善於辨別天書祕篆。因感我救命之恩，情願終身相隨。仗他相助，地闕金章，我已解了一半。因等你們三年不歸，甚是懸念。又因金鬚奴避他仇家，須等數日後方能出面。我便留他守宮，獨自從水底趕往安樂島探望你們下落。出宮不遠，見海水發熱，正覺奇怪。後來看出安樂島那一面海嘯山崩，先疑心你們三人遭了劫數。後來一想，金章仙籙上曾有『三鳳同參』的偈語，你二人又能出沒洪波，視大海如坦途，事變一起，難道不會由水裏逃走？冬秀妹妹縱然難保，你二人決不會死，才略放了一點心。算計你二人必在海底潛行，找了好一會兒，也未找到，忽然遇見那頭靈獸。仙籙偈語中也曾有它，並曾注有降伏之法。這獸名爲龍鮫，專能分水，力大無窮。我便照仙籙預示，將它擒住，居然馴善無比。不多一會兒，便見你二人先後降落，業已驚勞過度，暈死過去。話說起來甚長，我們先回宮去，再作長談吧。」

說罷，便走過去抱起冬秀屍體。姊妹三人高高興興往怪獸龍鮫身前走去。初鳳將繫龍鮫的一根絲絛從礁石角上解下，將手一抖，那龍鮫竟善知人意，乖乖趴伏下來。初鳳抱着冬秀屍體，先縱上去，騎在龍鮫項間。然後將二鳳、三鳳也拉上去騎好，重又一抖手中絲絛。那龍鮫便站起身來，昂首一聲長嘯，放開龍爪，便往前面奔去。所到之處，頭前半步的海水便似晶牆一般，壁立分開，四圍水雲亂轉，人坐在上面，和騰雲相似。晃眼工夫，便是老遠。不消多時，已離紫雲宮不遠。二鳳、三鳳一看，三年不歸，宮上面已換了一番境界：海藻格外繁茂，翠帶飄拂，沉沉一碧。希珍魚介，往來如織。宮門卻深藏在一個海眼底下，就是神仙到此，也難發現。漸漸行近，初鳳將冬秀屍體交給三鳳抱住，自己跳下騎來，手拉絲絛，便往當中深漩之內縱去。那靈獸龍鮫想已識得，也跟在主人身後，把頭一低，鑽了下去，水便分開。下有四五十丈，路越寬廣。又進十餘丈，便到了避水牌坊面前。再走進十餘丈，便達宮門。初鳳一拍金環，兩扇通明如鏡的水晶宮門便自開放。一個大頭矮身，滿頭金髮下披及地，面黑如漆，身穿黑衣的怪人，迎將出來，跪伏在地。初鳳命他領了靈獸前去安置。自己從獸背上接過冬秀，姊妹三人一同回到宮裏。二鳳、三鳳連經災難，自分身爲異物，不想珠宮貝闕依然舊地重來，再加所服靈丹妙用，周身痛苦若失，俱都欣喜欲狂。三鳳連聲喊：「大姊快引我們去看看金庭

玉柱。」初鳳道：「你也是此地主人，既然回來，何必忙在一時？我們且先談別後之事，等金鬚奴回來。想法救了冬秀妹子，再去不遲。」說罷，便將回宮苦守，怎樣發現仙籙、奇珠之事，一一說出。

原來初鳳自從在安樂島苦勸兩個妹子不聽，祇得獨個兒迴轉紫雲宮來。同胞骨肉，自幼患難相依了十多年，一旦離羣索居、形影相弔、蹈蹈涼涼，心中自是難受。但是一想起老蚌臨終遺命和前途關係的重大，便也不敢怠慢。每日照舊在後宮金庭玉柱間守視，除了有時出宮取些海藻外，一步也不離開。眼看玉柱上五色光霞越來越盛，祇不見寶物出現，直守了一年零三個月，仍無迹象。一面惦記着柱中異寶，一面又盼望兩個妹子回來。這日想到傷心處，跑到老蚌藏蛻的池底，抱着遺體，一經悲號，老蚌立時現形，容態如生，與在宮時一般無二，祇是不能言笑。初鳳痛哭了一場，回時本想採些宮中產的異果來喫。剛一走近金庭，忽見庭內彩霧蒸騰，一片光霞，燦如雲錦，照耀全庭，與往日形狀有異，不禁心中一動。跑將進去一看，當中一根最大的玉柱上光焰瀲灩，不時有萬千火星，似正月裏的花炮一般噴起。猜是寶物快要出世，連忙將身跪倒，叩頭默祝不已。跪有幾個時辰過去，柱間雷聲殷殷，響了一陣，光霞忽然斂盡，連往日所見都無。正在驚疑之間，猛地一聲爆音過處，十九根玉柱上同時冒起千萬點繁星，金芒如雨，灑落全庭。接着，當中玉柱上又射出一片彩霞。定睛一看，十九根大可合抱的玉柱，俱都齊中心裂開一個孔洞，長短方圓各個不同。每孔中俱藏有一物，大小與孔相等。祇當中一個孔洞特長，裏面分着三層；上層是兩口寶劍；中層是一個透明的水晶匣子；下層是一個珊瑚根雕成的葫蘆，不知中藏何物。再看其餘十八根玉柱內所藏之物，有十根內俱是大大小小的兵器，除有三樣是自己在安樂島見過的寶劍、弓、刀外，餘者形式奇古，通不知名。另外八根玉柱孔內，四根藏着樂器，兩根藏着兩個玉匣子，一根藏着一葫蘆丹藥，一根藏着三粒晶球。

這些寶物都是精光閃耀，幻彩騰輝。知道寶物業已出現，驚喜欲狂。恐玉柱開而複合，重又隱去，匆促間也不暇一一細看，急忙先取了出來，運往前面。寶物太多，連運幾次，方得運完，且喜無甚變故。先拔出寶劍一看，一出匣，便是一道長約丈許的光華。尤以當中大柱所藏兩口，劍光如虹，一青一白，格外顯得珍奇。便取來佩在身旁，將其餘兩口收起。再看別的寶物，哪一件也是光華燦爛，令人愛不忍釋，祇是多半不知名稱用處。算計中柱所藏，必是個中翹楚。那珊瑚葫蘆，小的一個雖也是珊瑚所製，卻是質地透明，有蓋可以開啓，看出藏的是丹藥。惟獨中柱這一個，雖一樣是珊瑚根所製，卻是其紅如火，通體渾成，沒有一絲孔隙。拿在耳邊一搖，又有水聲，不知怎樣開法。那透明晶匣裏面，盛着兩冊書，金籤玉笈，朱文古篆，是一細長方整的水晶，看得見裏面，拿不出

來。書面上的字，更認不得一個。那兩個玉匣長約三尺，寬有尺許，也是無法打開。想起老蚌遺命，異寶出現，不久自有仙緣遇合，且等到時再作計較。紫雲宮深藏海底，不怕人偷。除幾件便於攜帶的，取來藏在身上外，餘者俱當陳列一般，妥放在自己室內。

寶物到手，越盼兩個妹子回來。欲待親自去尋，又恐宮中寶物無人照看，又不能全帶了出去。雖說地勢隱祕，終是不妥。盤算了多日，都未成行。每日守着這許多寶物，不是一一把玩，便是拔出寶劍來亂舞一陣。這日舞完了劍，見那盛書的晶匣光彩騰耀，比起往日大不相同。看着奇怪，又捨不得用劍將晶匣斫破。想了想，沒有主意，便往老蚌藏骨之處默祝了一番。這回是無心中繞向後園，走過方良墓地，採了點宮中的奇花異草供上。一個人坐在墓前出神，想起幼年目睹老父被害情形，假使此日父母仍然睦在，同住在這種洞天福地，仙書異寶又到了手，全家一同參修，豈非完美？如今兩個妹子久出不歸，在得了許多寶物不知用處。仙緣遇合，更不知應在何日？越想心裏越煩，不知不覺中，竟在墓前軟草地上沉沉睡去。睡夢中似見方良走來喚道：「大女，門外有人等你。你再不出去將他救了進來，大事去矣！」初鳳見了老父，悲喜交集，往前一撲，被方良一掌打跌在地。醒來卻是一夢，心想：「老父死去多年，平日那等想念，俱無夢兆，適纔的夢來得古怪。連日貪玩寶物，也未往宮外去採海藻，何不出去看看？如果夢有靈驗，遇上仙緣，豈非大妙？」想到這裏，便往宮外跑。

初鳳自從安樂島回來之後，平時在宮中已不赤身露體。僅有時出來採海藻，一則嫌溼衣穿在身上累贅；二則從安樂島回來時忘了多帶幾件衣服，恐被水浸泡壞了，沒有換的。好在海底不怕遇見生人，爲珍惜那身衣服，總是將它脫了，方始由海眼裏泅了上去。這次因爲得了夢兆，走得太忙，走過宮門外避水牌坊，方纔想起要脫衣服時，身子已穿進水中。反正渾身溼透，又恐外面真個有人相候，便不再脫，連衣泅昇上去。鑽出海眼一看，海底白沙如雪，翠帶搖曳，靜影參差，亭亭一碧，祇有慣見的海底怪魚珍介之類，在海藻中盤旋往來，哪裏有甚人影？正好笑夢難做準，白忙了一陣，反將這一身絕無僅有的衣履打溼。隨手拔出身後寶劍，打算挑那肥大的海藻採些回宮享受。劍纔出匣，便見一道長虹也似的光華隨手而起，光到處，海藻紛紛斷落。祇嚇得水中魚介紛紛驚逃，略挨着一點，便即身裂血流，死在海底。

初鳳先時在宮中舞劍，祇覺光霞閃耀，虹飛電掣，異常美觀，卻不想這劍鋒利到這般地步，生物遇上，立地身死。不願誤傷無辜魚介，見劍上一繞之間，海藻已經斷落不少，正想將劍還匣，到海藻叢中拾取，猛覺頭上的水往下一壓。擡頭一看，一件形如罈甕的黑東西，已經當頭打下，離頂祇有尺許。忙將身往側一偏，無心中舉起右手的劍往上一

撩，劍光閃處，恰好將那罈甕齊頸斬斷，落在地上。低頭一看，罈口內忽然冒出一溜紅光，光斂處，現出一個金髮金鬚，大頭短項，凹目闊口，矮短短渾身漆黑的怪人，跪在初鳳前面，不住叩頭，眼光望着上面，渾身戰抖，好似十分害怕神氣。初鳳有了夢中先人之言，祇有心喜，並沒把他當怪物看待。因水中不便說話，給怪人打了個手勢，往海眼中鑽了下去。怪人一見有地可藏，立時臉上轉驚爲喜，回身拾了那來時存身的破罈，連同碎瓦一齊拿了，隨了初鳳便走。過了避水牌坊，又回身伏地，聽了一聽，纔行走向初鳳身前，翻身跪倒，重又叩頭不止。初鳳這時方想起他生相奇怪、行蹤詭祕，有了戒心。先不帶他入宮，一手按劍，喝問道：「你到底是人是怪？從實招來，免我動手！」

怪人先時見了初鳳手持那口寶劍掣電飛虹，又在海底遊行，感激之中，本來含有幾分懼意。一聞此言，擡頭仔細向初鳳望了一望，然後說道：「恩人休怕。我乃南明礁金鬚奴，得天地乾明離火之氣而生。一出世來，便遭大難。幸我天生異稟、長於趨避，修煉已歷數百餘年，迭經異人傳授，能測陰陽萬類之妙。祇因生來的火質，無處求那天一貞水，融會坎離，不免多傷生物，爲造物所忌。日前閒遊海岸，遇一道人，鬥法三日，被他用法壇禁制，打算將我葬入海眼之中，由法壇中所儲巽地罡煞之氣，將我形骸消化。不想遇見恩人，劍斬法壇，破了禁制，得脫活命。情願歸順恩人門下，做一奴僕，永世無二。不知恩人意下如何？」初鳳不知如何答對，正在籌思，那怪人又道：「我雖火性，生來好鬥，卻有良心。何況恩人於我有救命之恩，而且此時我大難未完，還須恩人始終庇護，方可解免。如不見信，願將我所煉一粒元丹奉上，存在恩人手內。如有二心，祇須將此元丹用這劍毀去，我便成了凡質，不能修爲了。」說罷，將口一張，吐出一粒形如卵黃的金丸，遞與初鳳。初鳳接過手中，見那金丸又輕又軟，彷彿一捏便碎似的。見他語態真誠，不似有甚詭詐。又因適纔夢兆先人之見，便問道：「我姊妹三人在這紫雲宮中修煉，本須一人守門服役。你既感我救命之恩，甘爲我用，也無須以你元丹爲質。祇是那道人有如此本領，倘如尋來，怎見得我便能抵敵過他，求我護庇？」

那怪人道：「小奴初見恩人在這海底修煉，也以爲是地闕真仙。適纔冒昧觀察，方知恩人雖然生具異質仙根，並未成道，原難庇護小奴。不過小奴一雙火眼，善能識寶。不但宮中寶氣霞光已經外露，就是恩人隨身所帶，連這兩口寶劍，哪一樣不是異寶奇珍？實不瞞恩人說，以小奴此時本領，休說甘與恩人爲奴，便是普通海島散仙也非我主。祇緣當年小奴恩師介道人羽化時節留下遺言，應在這兩日內超劫離世，得遇真主，由此自有成道之望。先見海岸所遇道人異樣，以爲是他，不想幾乎遭了毒手。恩人收留，雖說助小奴成道，便是恩人也得益不少。既承恩人見信，將元丹歸還，越令小奴感恩不盡。此後小奴也不敢求在宮中居住，祇求在這宮外避水牌坊之內棲息，聽候使命，但求不驅逐

出去。那道人的罈一破，必然警覺，用水遁入海尋找，但不知海眼下面還有這樣地闕仙府，以爲小奴已經遁往別處，免爲所擒，於願足矣。」初鳳道：「他既當你遁走，你還怕尋來作甚？」怪人答道：「小奴先不知他便是那有名狠心的鐵傘真人。此人脾氣最怪，人如惹惱了他，當時雖然逃走，他必發誓追尋三年五載。如不過期，遇上必無幸理。一則這裏深藏海底，便是小奴如非恩人引路，當時也未看出，可以隱身；二則恩人有許多異寶，就是尋來，也可和他對敵，所以非求恩人庇護不可。」初鳳因聽他說善能識寶，正合己用，祇是心中不無顧慮。一聽他自請不在宮中居住，更合心意，當時便答應了他。等過些日子，察透他的心迹，再將寶物一件一件取出，命他辨別用法。

過有月餘工夫，道人始終不曾尋上門來。那金鬚奴處處都顯出忠心勤謹可靠。初鳳先問他可會劍法？金鬚奴答稱：「所會祇是旁門，並非正宗。」初鳳要他傳授。金鬚奴早已看出初鳳形迹，因知她仙根仙福太厚，又因前師遺偈，自己成道非靠她不可，恐她疑忌，也不說破，一味裝作不知，祇是盡心指點。初鳳自是一學便會。漸漸將各樣寶物與他看了，也僅有一半知道名稱用法，初鳳俱都記在心裏。最後初鳳取出當中玉柱所藏的水晶寶匣。金鬚奴斷定那是一部仙籙，非用他本身純陽乾明離火化煉四十九日，不能取出。除此之外，任何寶物皆不能破。初鳳因許久無法開取，聞言不信，試用手中寶劍，由輕而重，連斫了幾十下，劍光過處，祇斫得匣上霞焰飛揚，休想損傷分毫，祇得將匣交他去煉。

金鬚奴領命，便抱了晶匣，坐在避水牌坊下面，打起坐來。一會兒胸前火發，與匣上彩光融成一片，燒將起來。初鳳連日出看，俱無動靜。直到四十九天上，金鬚奴胸前火光大盛，匣上彩光頓減，忽聽一陣龍吟虎嘯之聲起自匣內，琤的一聲，兩道匹練般的彩光沖霄而起。金鬚奴也跟着狂嘯一聲，縱身便捉，一道彩光已是化虹飛走，另一道被金鬚奴抓住，落下地來，晃眼不見。初鳳趕過去一看，乃是上下兩函薄薄的兩本書冊。金鬚奴微一翻閱，歡喜得直蹦，隨又連聲可惜道：「這是地闕金章，可惜頭一函紫府祕笈被它化虹飛走。想是我主僕命中祇該成地仙。」初鳳忙問究竟。金鬚奴道：「這仙籙共分兩部，第一部已經飛走。幸虧小奴手快，將這第二部地闕金章抓住。此書一得，不但我主僕地仙有分，宮中異寶的名稱用法以及三位主人穿的仙衣雲裳，俱在宮中何處存放，一一註明。便是小奴數百年來朝夕盼望，求之不得的天一貞水，也在其內。豈非天賜仙緣麼？」

初鳳聞言，自然越發心喜。這些日來業已看出金鬚奴心地忠誠，委實無他，便也不再避忌。問明瞭仙籙上所指示的各種法寶名稱及用法之後，徑領他同入宮內，前去辨別。原

來這紫雲官乃千年前一位叫做地母的散仙舊居，不但珠宮貝闕、仙景無邊，所藏的奇珍異寶更不知有多少。自從地母成道、超昇紫極，便將各樣奇珍靈藥、天書寶劍封藏在金庭玉匣之中，留待有緣，不想卻便宜了初鳳姊妹。金庭當中，頭一根玉柱的珊瑚葫蘆內所盛，便是峨眉派諸仙打算用來煉化神泥的天一貞水。

初鳳同金鬚奴先認明瞭各樣寶物，首先照仙籙所注藏衣之處，將旁柱所藏的兩玉匣用仙籙所載符咒，如法施爲。打開一看，果然是大小二十六件雲裳霞裾，件件細如蟬翼，光彩射目，霧縠冰紈，天衣無縫。不由心花怒放，忙喚金鬚奴避開，脫去溼衣，穿將起來。穿完，金鬚奴走進，跪請道：「小奴修煉多年，對於天書奧妙，除第三乘真訣須主人到時自行參悟外，餘者大半俱能辨解，不消十年，便可一一煉成。至於各種異寶，仙籙上也載有符咒用法，短時間內亦可學會。祇可惜上乘劍術不曾載在仙籙之內，暫時祇能仍照小奴所傳旁門真訣修煉，是一憾事。小奴託主人福庇，對於成道有了指望，一切俱願效指點微勞。但求第七年上，將那珊瑚葫蘆中的天一貞水賜與小奴一半，就感恩不盡了。」

初鳳此時對於金鬚奴已是信賴到了極點，當時便行答應。便問他：「既需此水，何不此時就將葫蘆打開取去？」金鬚奴道：「談何容易。此水乃純陰之精，休說頭一部天書業已飛去，沒有解法，葫蘆弄它不開；即使能開，此時小奴災劫尚未完全避過，又加主人道力尚淺，無人相助，取出來也無用處。既承主人恩賜，到時切莫吝惜，就是戴天大德了。」初鳳道：「我雖得了如許奇珍至寶，如不仗你相助，豈能有此仙緣？縱然分你幾件，也所心願。豈有分你一點仙水助你成道，到時會吝惜之理？如非你那日再三自屈爲奴，依我意思，還要當你師友一般看待的呢。」金鬚奴愁然道：「主人恩意隆厚，足使小奴刻骨銘心。祇是小奴命淺福薄，不比主人仙根深厚。有此遇合，已出非分，怎敢妄居雁行？實不瞞主人說，似主人這般心地純厚，小奴原不虞中途有甚麼變故。祇是先師昔日偈語，無不應驗，將來宮中尚有別位仙人，祇恐數年之後，俱知此水珍貴，萬一少賜些許，小奴便功虧一簣。事先陳明，也是爲此。」初鳳搶答道：「無論何人到來，此宮總是我姊妹三人爲主。你有此大功，就是我恩母回來，我也能代你陳說，怎會到時反悔？」金鬚奴聞言，重又跪謝了一番。

從此初鳳便由金鬚奴講解那部地闕金章……傳授劍法。初鳳早就打算將兩個妹子接回宮來，一同修煉。因金鬚奴說：「二位公主早晚俱能重返仙鄉。一則她二位該有此一番塵劫，時尚未至；二則這部天籙說不定何時化去，我們趕緊修煉尚恐不及。萬一因此誤了千載良機，豈非可惜？」初鳳把金鬚奴奉若神明，自是言聽計從。卻不料金鬚奴既因前

師遺偈，知道三鳳是他命中魔障，不把天籙煉完，決不敢接回三鳳，以免作梗。更因初鳳是自己恩主，那天籙不久必要化去，意欲使初鳳修煉完成，再接二鳳姊妹，好使她的本領高出儕輩。將來二鳳回宮，再由初鳳傳授，也可使她們對初鳳多一番崇敬之心，省得又如在安樂島時諸事不大聽命。他對初鳳雖極忠誠，此舉卻是含有私心，初鳳哪裏知道？無奈人算不如天算，金鬚奴枉自用了一番心機，後來畢竟還是敗在三鳳手裏。可見事有前定，不由人謀。這且不言。

初鳳和金鬚奴主僕二人，在紫雲宮中先後煉了年餘光景，一部天籙祇煉會了三分之一。二鳳姊妹仍是不歸，屢問金鬚奴，總說時尚未至。初鳳先還肯聽，後來會了不少道法之後，心想：「安樂島相隔並不甚遠，當日恩母行時，曾命我姊妹三人報仇之後，急速一同迴轉，此後不要擅出。雖然她二人不聽母言，沉迷塵海，一別三年，島中難保不有仇敵餘孽沒有除盡，萬一出點甚麼不幸的事，豈非終身大憾？天籙既由仙人遺賜自己，想必仙緣業已註定。如果仙緣淺薄，自己即使守在這裏，一樣也要化去，看它不住。難道去接她們，這一會兒就出變故？」於是行意漸決。金鬚奴先是婉勸，後來竟用言語隱示要挾，不讓初鳳前去，雙方正相持不下。這日金鬚奴領命出宮採取海藻，剛出漩渦，忽覺海底隱隱震動，正由安樂島那一面傳來。知道紫雲宮附近，除近處一座荒島外，數千百里陸地火山，祇有安樂島這一處。猜定是那裏火山崩陷，發生地震海嘯。算計二鳳姊妹一樣能海底遊行，山崩以後，無處存身，不去接也要回來。祇得長嘆一聲，取了海藻迴轉宮去。紫雲宮貝闕仙府，深藏地底，初鳳在宮中並未覺察外面地震。喫完海藻，待了一會兒，又提起去接二鳳姊妹之事，以爲金鬚奴又要像以往一樣力爭。誰知金鬚奴並不往日一般攔阻，祇請主人速去速歸。